

話我的老師——何金蘭

瀛苑副刊

何金蘭，筆名尹玲，曾以伊伊、徐卓非、阿野、可人、蘭若、櫻韻、故歌、苓苓、玲玲等二十餘筆名發表作品，廣東大埔人，出生於越南美拖市。自幼即同時接受中國、法國和越南的文化及教育影響，十六歲起正式在報刊上發表，曾嘗試詩、散文、小說等文體。獲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國家博士及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。著有詩集《當夜綻放如花》、《一隻白鴿飛過》，專著《蘇東坡與秦少游》、羅蘭·巴特研究、發生論結構主義、中、法、越的文學關係及影響，世界漢學研究、評論詩作，翻譯法國小說《薩伊在地鐵上》及法國詩、越南小說及詩多種。曾獲第十八屆中學文藝獎章新詩獎、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第一屆詩歌創作獎。最愛閱讀、旅行、認識新地方、新作品、新理論。

本週六（二日）晚上七時三十分，與週日（三日）下午二時三十分，國家劇院舉辦黑盒子講座音樂會，將邀請中文系教授何金蘭，以法語口白朗誦詩文，前來分享屬於巴黎特有的氣味、聲音與氛圍。過去長年旅居法國的何金蘭，對於巴黎有著深厚的情感，希望這次演出，可以透過文學與詩歌的表現方式，帶領大家認識巴黎這個千姿百媚的城市。

有時候傷口太大，無法忘記，也只能用一種紀念碑的方式存在著，紀念著不復存在的人與無法時光迴轉的往事。

對何金蘭而言，當年那場長達二十年的南北越抗戰，烽火中顛沛流離，與親人的生離死別，是她內心永遠無法平息的痛楚，「是誰把母親明眸細語□換作碑上三行淒啞的字□還有父親的剛毅熱情□怎能只剩六尺石塊的冷」這是何金蘭當年的詩，詩中的紀念碑，紀念著曾經給予她一座堅固堡壘的父親，以及像三月和風般溫柔的母親，即使日子久遠，就是風化不了這塊碑上的文字與傷痕。

何金蘭擁有一頭像芭比娃娃般的白髮，她常幽默的自解自嘲說自己像是「白髮魔女」，只是這早生白髮，背後是生命在遭受到諸多鉅變下，所深深烙印的痛苦印記，就這樣與她如影隨形。「在戰爭過後，很多家園殘破的畫面，都讓我無法成眠，我已經長時間的服用安眠藥入睡，有時候也擔心，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對我的腦袋造成影響？」何金蘭隨身幾乎都會帶著一台相機，每到一個地方，一定要用快門記錄下當時的美好；她的公事包裡總會攜帶著她和她女兒的照片，在課堂上和學生分享，彷彿擔心當下的美好，萬一哪天轉眼成空，也許滿滿的照片，還能填補所謂的缺憾以及來時的回味

。

她總是帶著滿滿的記憶，到處漂泊遊走，到花塢的巴黎、不雨世界的阿拉伯，到任何可能的天涯海角，尋找所謂的不繫。於是在課堂上，她總是和學生分享巴黎的香水、著名的咖啡，一張張的照片裡記錄著巴黎所有的街景，與一家家著名的餐廳，還有她曾經品嚐過的美食，就像一張記憶光碟裡，記載著這些年來，身處異鄉的種種往日情懷。而她總是不忘告誡我們這些學生：「不要跟老師上課到最後，什麼理論都沒學到，最後只記得喝過最好喝的咖啡。」

每一回在濃濃咖啡香的氤氳裡，身為學生的我們或許無法體會過去她所承受的磨難，也許印在何金蘭腦海裡的深刻畫面，有著我們無法想像的鏡頭，就像是不加糖的咖啡裡混雜著苦澀的心情，我們無法體會，但卻也在當下與她分享了眼前的美好，咖啡香原來也可以變成我們學生心目中，一種甜美的回憶紀念。